

stay  
with you

# 和你一起住下去

所有关于过去的无奈记忆，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此时，两个视线的缠绵交织，两颗心的无限接近……



LOVE IS...

青衫落拓◎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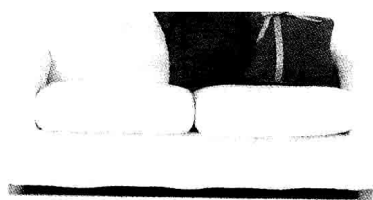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stay with you

青衫落拓◎著

## 和你一起住下去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和你一起住下去/青衫落拓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 - 7 - 5306 - 5549 - 8

I. ①和… II. ①青…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78476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mailto: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

开本 700 × 980 毫米 1/16 印张 17 字数 210 千字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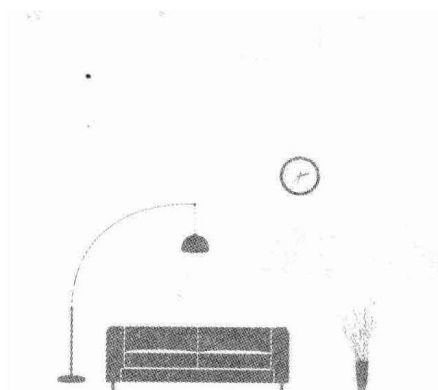
定价: 23.8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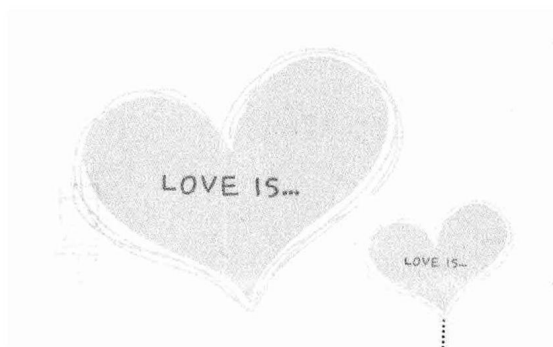
# 目录

LOVE 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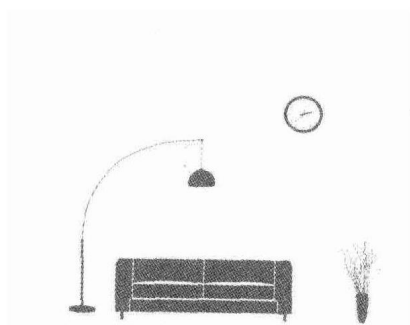
LOVE IS...

|      |       |     |
|------|-------|-----|
| 第一章  | 邂逅于春日 | 1   |
| 第二章  | 当爱成往事 | 9   |
| 第三章  | 重逢已淡然 | 17  |
| 第四章  | 与邻居吃饭 | 26  |
| 第五章  | 谁为谁守候 | 34  |
| 第六章  | 犹记少年时 | 42  |
| 第七章  | 我们扯平了 | 52  |
| 第八章  | 因缘与姻缘 | 59  |
| 第九章  | 仿佛一个梦 | 67  |
| 第十章  | 冬夜的温暖 | 76  |
| 第十一章 | 让我照顾你 | 84  |
| 第十二章 | 相对已无言 | 92  |
| 第十三章 | 因为我爱你 | 102 |
| 第十四章 | 我愿意等待 | 110 |
| 第十五章 | 因你而迷失 | 118 |





|       |       |     |
|-------|-------|-----|
| 第十六章  | 习惯我存在 | 126 |
| 第十七章  | 情人节快乐 | 136 |
| 第十八章  | 为你种的花 | 149 |
| 第十九章  | 谢谢你容忍 | 158 |
| 第二十章  | 他何时入梦 | 166 |
| 第二十一章 | 我为谁沉沦 | 175 |
| 第二十二章 | 春天的田野 | 184 |
| 第二十三章 | 别碰旧时伤 | 194 |
| 第二十四章 | 你别无选择 | 203 |
| 第二十五章 | 谁能拯救谁 | 212 |
| 第二十六章 | 提起与放下 | 220 |
| 第二十七章 | 请给我时间 | 231 |
| 第二十八章 | 心头的芒刺 | 239 |
| 第二十九章 | 欠你的坦白 | 247 |
| 第三十章  | 祝福我的爱 | 256 |
| 番外    | 求婚    | 264 |





## 第一章 邂逅于春日

谢楠看着眼前出租屋斑驳的墙壁和天花板，想，好吧，认命。别扭了这么多年，再任性下去，对自己没有任何意义。

四月明明还是春天，但在明媚阳光的照耀之下，已经有了几分炽热的感觉。于穆成来此地两个月了，还不大适应这个天气。他和中介小王从四楼下来，出了苑门。两个苑之间是划好位置的车位。

小王是个二十五岁左右的小伙子，浑身透着机灵，“于先生您看，这边车位配比基本接近一比一了，如果您决定买下来，停车也不成问题。”

于穆成却被车道对面另一个苑的一个带院子的一楼吸引了视线。

这里是本市近郊一个颇有规模和口碑的小区，傍湖而建，超过两千户的规划，以四、五层楼的公寓洋房为主，几幢小高层错落其中，沿湖岸则是联排别墅。整个小区分三期开发，落成也快六七年了。因为开发商和物业在国内颇有声誉，小区建成以后就一卖而光，入住率在近郊这个位置也算可观。

他们正站在小区一期内。这里交房时间最早，所有的一楼都有二十到四十平方米不等的带花园的院子。几乎家家户户都把院子打理得漂亮齐整——一般都架了一把遮阳伞，散放着木制椅子，或者放上一个秋千架，透着闲适的居家气氛。正值春天，各家种的植物郁郁葱葱，花木扶疏，与整个小区的绿化浑然一体。

唯独他此时面对的这一家，野草茂密丛生到将近齐膝的高度，再没有任何东西。往里面看，通往院子的落地玻璃门内是光秃秃的水泥地，所有房间都没窗帘，根本还没

装修。

“这套房子应该是要挂牌卖的吧？”

小王笑了，“这家说来可真奇怪，听我同事讲，交房都快七年了，主人从来没见过。”他是物业下属的中介，所以知道得详细，“好多人看中这处房子想买。还有一位先生，几年前就留了电话给我们，指明要这一套房子，说只要一挂牌，就马上跟他联系，过一段时间他还会打电话来问一下。跟他推荐别的房子，他又完全没兴趣。”

于穆成也有点儿惊奇，“你们没联系业主吗？”

“联系过。业主是位女士，明确说不卖，可她也不装修入住。这里的房子除顶楼复式以外，其他都是带厨卫精装修的，简单铺个地板配点家具就能租出去。人家也不租——估计是太有钱了，不在乎这个。不过，物业费倒是定期打到代缴的存折，从来没拖过。”

于穆成点点头。他不见得非要买一楼，也没时间打理院子，只觉得这处院子的杂草实在有点儿碍眼。

“您看的这个四楼复式，业主如果不是出国，肯定是不卖。他家装修您也看到了，装了地板采暖，花了心思，所有设施基本是全新的，而且上档次，收拾一下就能入住了。要不您先看的那套靠近会所的小高层也不错，视野开阔，可以观湖，就是得花时间装修。”

于穆成走到自己的车边，“谢谢你，小王，就这个四楼。下午我让我公司的人来和你敲定价格，办手续。你通知业主把相关文件都准备好。”

如此迅速地做成了生意，小王十分开心，连连点头，“您放心，我在物业等着。”

半个月后，于穆成顺利地住进了这套四楼的复式房子。他回国不过一年，从浙江过来接手家里在本地投资的电控设备公司。本来他家在湖的另一侧还有一处别墅，但由此前掌管公司的姐姐于斯清和姐夫汪君一家住着。虽说姐姐、姐夫有意移民，目前往返于浙江与本地之间，但他不想跑去跟他们一家人住一块儿。

刚好他的大学同学、好友刘敬群住这个小区，他应邀过来做客，一下看中了这里幽静的环境和物业管理，刘敬群也极力撺掇他搬来做邻居。

“我就喜欢这儿，除了买东西不大方便，其他什么都好——物业称职，空气新鲜，环境安静。最重要是会所什么都有，打球方便。”

刘敬群和于穆成同龄，都是三十二岁，在一家外资公司做市场部副经理。他太太许曼是市里最大的中心医院外科大夫，今年二十九岁。两人结婚两年了，还没有要小孩的打算——用许曼的话说：“刘敬群还没玩醒。”用刘敬群的话说：“许曼自己还是个孩子。”两人的恩爱是让于穆成看着非常羡慕的那种。

入住以后，于穆成的确也和刘敬群一样喜欢这里——他一向并不爱热闹，留学美国几年，对声色犬马早没了兴致。眼下他接手姐夫留下的一个烂摊子，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才基本理顺，每天上班忙得有些心力交瘁，还真是爱这里安静闲适的居住环境。晚上去沿湖路跑跑步，或者和刘敬群去会所打羽毛球，日子过得忙碌但也自在。

周末如果不加班，就是于穆成例行补眠的日子，但这个周六一大早，他就被一阵乒乒乓乓的声音给吵醒了。拿起表一看，才八点半，他不禁有点儿恼火。套了件T恤循声上北边露台一看，一辆卡车停在那处生满野草的院子前，几个民工正热热闹闹地卸着一箱箱地板，一个扎了马尾穿白T恤牛仔褲戴太阳镜的女子站在一边指挥着。

于穆成想，总算不用再一低头就看见一院子野草了，于是消了气，自己去煮咖啡。

谢楠心烦意乱地看着工人打开一箱箱地板——她订的是复合地板，铺起来应该很快。一厨两卫是买房时统一送的格式化的精装修，过了快七年的时间，水槽、五金件、浴缸、沐浴房、抽水马桶、面盆上全蒙了厚厚一层灰，看不出底色，但并没损坏，伸手在水龙头上一擦，便露出金属光泽，需要的只是好好做彻底的清洁。

但她就是觉得无名的烦躁，想不明白自己怎么会脑袋一热决定来装修入住了。下午她还约了做窗帘的人量尺寸，然后再和好友高茹冰一块儿去看家具。高茹冰是准备结婚，她是抽的哪门子风呢，却要眼看口袋里的钱哗哗往外流？

装地板的工人挥着扫帚清扫地面，室内顿时灰尘扑鼻，谢楠无奈地走出来。院子里也没遮挡，五月底的太阳着实炽热，她只好站到对面车位边的树荫下。站了一会儿，她累得不行，便去捡了一个才开封的装地板的纸盒子，铺在树荫底下抱膝坐下才算舒了口气。

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姑娘牵着条神气漂亮的黑色带白筋边境牧羊犬打她面前走过去，她出神地看着。

“楠楠，以后我们也养条狗，院子角上放个狗屋。”

“不要，我怕狗。”

“乖，你不咬它，它不会咬你的。”

“项新阳你想死呀！”

谢楠将头埋在膝头，想，自己一定是哪根神经搭错了，才会听从高茹冰的劝告。搬来这里果然是个疯念头，她早就应该把这房子卖了，再去买一处没有任何回忆和牵绊的房子才对。

也不知坐了多久，一个低沉的声音叫：“小姐。”她懒得理，那个声音在她头顶上再叫：“小姐。”

她猛地抬起头，眼前却一阵金星乱冒。她自知是因为低血糖突然抬头太猛的缘故，只能强自镇定，“什么事？”

于穆成俯视着她。这是一张清秀雪白的面孔，尖尖的下巴，大大的眼睛，眼神却有些涣散，神情更是一片迷惘如在梦游，仿佛被他硬生生拉回了现实世界。他有些歉然，指一下她身后，“能不能让一让？我把车倒出来。”

谢楠连忙说：“不好意思。”她忍着头晕站起身，顺手拿起纸盒子，动作迟滞地摇晃了一下。

于穆成不假思索地伸手扶住她的手肘，帮她站稳，“你没事吧，小姐？”

谢楠视线恢复了清晰，看清面前站的是一个高大的男人，端正的面孔上神情友善，虽然扶着自己的手肘，却保持着一个合理而不至于引起误解的距离。她勉强一笑，“谢谢你，我没事。”

于穆成缩回手，点点头，拿遥控钥匙开了车坐上去。谢楠走到一边，从背包里摸出一块巧克力，剥开包装纸放入口中。他利索地将他的帕萨特倒出来驶上车道，再从后视镜看去，她已经走回原位坐下了，继续对着自己的院子发呆。他不禁一笑。

“我心疼我的钱。”谢楠累得坐在样品沙发上不想动弹了。这个家具卖场实在太，几层楼逛下来，她已经双腿发软。

高茹冰又好气又好笑地看着她，“你这个守财奴。”

“钱是我辛苦赚来的好不好？每一分都是。我当然要好好守住。”

“笨哪你，还在跟我磨叽这个。你不想想，你把那个房子搁这么多年算什么？装修好了搬过去，你就不用再租房子了。一口一个心疼钱的，你怎么不心疼你白交了这么多年的物业费。”

谢楠哑口无言，停一会儿不甘心了，“都怪你，有异性没人性，要丢下我去结婚，不然我们不是住得好好的吗？”

“好好好，我这就去跟郭明说，叫他打光棍，咱俩守着过一生。”

谢楠笑了，“得，得，你的深情厚谊我心领了。这话一说，小郭不得把我掐死才怪。”

“那个沙发好不好？”

谢楠的第一反应不是看沙发而是去看价格标签，然后头猛摇起来。高茹冰一脸无奈，“喂，我说的是我自己买。”

“哦，哦，好。”谢楠坐上去试了一下，“坐着真舒服，颜色也低调，很好搭配家具。”

高茹冰把营业员叫过来询问沙发的详细尺寸，对着手里的房型图琢磨着。谢楠做出叹为观止的表情，“我就没见过你这么细心过。”

“你也得选个沙发呀，不然搬过去坐哪里。”

“买两把椅子算了。”

“那床呢？”

“嗯，床得买。那边那张单人的做特价，好像不算贵。”

“怕了你！那么大的卧室，你放个一米三的单人床，很不协调呀。餐桌呢？”

“我又不打算请客，现在的折叠桌你不要的话，我就搬过去了——一个人用足够了。”

高茹冰竖起了眉毛。她个子不高，模样秀气，可眼神着实锋利。谢楠被她看得头皮发麻，自动向后缩了一下。

“敢情我先前跟你说的全是废话，都打你耳朵边刮过去了呀。”高茹冰坐到她面前的茶几上，摆出循循善诱的姿态，“好，楠楠，我有的是耐心，现在重新跟你说一遍得了。你每月还贷多少？”

“差不多一千七百块，还要还八年多。”

“你不住过去的话，我又不跟你合租了，这边每月房租多少？”

“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以前我们各出四百，每月八百块。”

“你注册会计师倒是过了，小学算术没忘吧？搬过去住了，你每月净省八百块房租，更别说你冤枉交了快七年的物业管理费。除了交通不够方便，上班你得起早下床，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好。”

谢楠刚要开口，高茹冰继续瞪她，“我还没说完呢。”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谢楠嘟囔着。

“叫你去相亲，你就拿出一副老姑婆嘴脸对着我。好吧，我又不是你妈，不操这个心了。这年头自己有份不错的工作，不结婚也能活得快乐。可是也没见你给自己找什么开心，还过得这么省，都快赶上葛朗台了，这算怎么回事？人家省是为了后代，你连男人都不打算找，哪来的后代？你说你收入也不算低，一心存钱不消费，你是为啥呀？”

“我……”谢楠没啥底气地说，“钱能给我安全感。”

“去，你这人胆子赶上黑山老妖了。一个人出差到处跑，要个屁安全感！听我的，这次咱别刻薄自己了，买套好点儿的家具，把房子收拾得舒服点儿——就算安心以后自己一个人过，也得过得舒舒服服呀。”

“我哪有说过要一个人过一辈子了？就算我肯，我妈也不让呀。”

“那好，明天跟我去报名姻缘大会。早点儿把自己嫁掉，什么也不用买了。”

谢楠被堵得无言以对，良久，长叹一声，“算了，我还是掏钱买家具得了。”

看着卡刷了一下又一下，谢楠倒没刚开始那么心疼了。高茹冰的眼光真是不错，好家具看着也真是赏心悦目。想象一下把它们摆到那套空荡荡房子里的情形，她发现自己居然有了点儿喜悦与满足的感觉。

她并不是一味不肯消费的人，只是没开始工作就被还贷的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现在收入相对高了，却总是心有余悸；而且她承认，看着个人账户上不断上涨的数字，的确有不足为外人道的开心——意识到这一点，她也真害怕自己以后成了葛朗台式的守财奴。

订好家具，高茹冰的男朋友郭明也到了外面。上了郭明的车，谢楠叫苦，“郭明，我陪你家冰冰订家具累得半死，本来这差事是你的，你得请吃一顿好的犒劳一下。”

郭明中等个子，长着一张精干沉稳的面孔，言谈却颇诙谐，“我这不加班吗？不然老婆大人的差遣怎么也不敢逃。想吃什么，只管说。”

谢楠和高茹冰都爱吃辣，郭明也练出了奉陪的本领。三人一块儿去吃湘菜，一直商量着刚才看的家具。郭明已经飞快地进入了妻奴角色，凡是高茹冰看中的，他无条件赞成附和，谢楠撇嘴嘲笑也打击不到他。高茹冰笑着摇头，“所以就算你不用加班，我也宁可和楠楠去逛——至少她除了对价格过于敏感外，总能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郭明毫不脸红地说：“我充分信任老婆大人的审美。”

吃完饭后，郭明先送谢楠回家，再和高茹冰出去看电影。

谢楠下车，回身伏在副驾车窗上对着他们俩，非常诚恳深情地说：“冰冰，我知道现在这个男人占据了你的身、你的心，可是我们相处的时光一刻比一刻少了，你一定要珍惜哦，晚上早点儿回家来陪我。”

郭明笑得伏到方向盘上直抖。高茹冰也笑，顺手敲一下她的头，“你就作吧你。”

谢楠哈哈大笑，独自上了楼。

她和高茹冰是大学同学、同寝室密友，两人都学财会专业。毕业后高茹冰考进了本地一家商业银行，她换了几次职业后，现在在一家外资啤酒公司做财务主管。她们两人家都不在本地，毕业后就开始合租，一直相处得十分亲密。

搬过几次家后，两人在这里住了下来。这是闹市区一处老式的单位宿舍，她们租住着三楼的一套户型不规则的小两室一厅。房子的厨房跟卫生间都很小，光线阴暗，

但好在是市中心，交通便利，有一个院子，相对安静，离两个人上班的位置很近，房东阿姨人也不错。两人一住就是四年。

谢楠掏出钥匙开门，灯也不开，顺手打开老旧的电视机，盘腿坐到略微有些塌陷的旧沙发上，看着热热闹闹的广告。这算是她和高茹冰一个共同的习惯：回家就开电视，不管看不看，只求给出租屋内添点儿人声。

现在高茹冰要结婚了——郭明是公务员，又是本地人，家里早把房子买好并装修完毕，只等他们入住。而她也准备告别这里了。

她眼前闪现出那个湖畔带花园的房子。

半个月前的周末，在高茹冰的一再催促下，谢楠去了那里。站在标着郁金香苑的苑门前，她拿出从一直搁在箱子底的收房资料袋里翻出来的门禁卡，居然刷不开苑门。保安接过去细看，然后笑着说：“小姐，您这个卡得去物业重新办理授权才能使用，而且顺便还得去领单元门的密码——密码每年更换，早不是您手里拿的这个了。”

办好所有手续，她终于进了落着厚厚灰尘的房子。脚踏前一步，顿时便是一个清晰的脚印，里面经年密闭的不新鲜气息让她有点儿窒息感。她直愣愣地站了好一会儿，才一步步地穿过客厅，拉开通向院子的落地玻璃门。

迎面而来的是满院子接近齐膝高的野草。她赶在心中酸痛传递蔓延开之前，迅速闭上了眼睛。

这样杂草丛生，荒芜得如同她的心境。

七年前，谢楠正读大四。开发商交房时，收房信快递到她读书的学校，她机械地签收。同学徐燕路过，瞥了一眼，拖长声音说：“没毕业就成了有产阶级，可喜可贺。”

这句话自然语带讥讽，不过徐燕还说过更刻薄的话，她都完全没有反应，浑如风吹过耳，只捏着信件，浑浑噩噩走向寝室，躺倒在自己的床上。

高茹冰从她手里夺过信件细看，再看她惨淡的面孔，“楠楠……”

谢楠声音细微地说：“什么都别说，冰冰，什么都别说了。”

一直挨到收房的最后期限，在高茹冰的半拖半拽下，她才过来。

眼前的小区不是她以前来看时乱哄哄的工地模样。一栋栋崭新的花园洋房整齐地排列着，园艺工人仍在继续着绿化工作，给才栽好的植物拉清凉纱，看上去井然有序而又安详。

与别的有备而来的收房业主不一样，她们两个学生对于房子都没有任何概念。跟着工作人员茫然看了一圈儿，谢楠在指定文件上不停签字，完全不理睬内容。待工作人员说其他钱已经预交了，还必须先预存六个月物业管理费才能领钥匙时，她才开了

口，谁也不看，疲倦地说：“我不要钥匙。”

工作人员怔住。高茹冰急得跺脚，一把拉住她，从她和自己口袋里掏钱。两人凑了半天，总算交齐了物业费。

木然坐在回去的公共汽车上，谢楠的眼泪终于顺着面颊淌了下来，“冰冰，这么大的一个负担，我怎么背得起？你要我怎么跟我父母说？”

高茹冰迟疑一下，“项新阳说……”

“不，别跟我提他了。”停了一会儿，她轻声说，“没事，总会挨过去的。”

现在，小区三期全交付使用，有了配套的幼儿园、超市。交房时苑内种的小树早已经长得亭亭如盖，昔日略显荒凉的近郊也开始车水马龙。

物不复旧，人事全非。

谢楠的确挨了过来。再怎么艰难，七年过去了。还贷对她早不是问题，站在这套房子里，她也不至于有最初那样撕裂般的疼痛。

待酸涩过后，她睁开眼睛，打量四周，开始计算要把这里弄得能住人需要花多少钱。

那些伤春悲秋，似乎已经成了遥远的过去。

借着路灯光和闪烁不定的屏幕光亮，谢楠看着眼前出租屋斑驳的墙壁和天花板，想，好吧，认命。别扭了这么多年，再任性下去，对自己没有任何意义。也该和这里说再见了。



现在她对婚姻的认识再平实不过，结婚之于她已经如同一个必须完成的义务。

尽管谢楠依照一向的职业习惯，做出精确的预算，把装修简化得不能再简化了，但接近一百三十平方米的房子，还是有很多琐碎的事要做，有很多预算外的钱要支出。

两个房间的飘窗台是裸着的，得去选合适的台面装上去；所有的房间必须装灯、装纱门纱窗、装窗帘；订好的家具送到位，她必须在家等着接收；装热水器、装空调、开通有线、开通天然气、开通宽带、开荒保洁……连着一个酷暑，谢楠周末有限的一点儿时间全搭在这个房子里了。

天气越来越热，近郊公交车线路又不多，每次撑伞走在大太阳下，汗如雨下，谢楠就觉得崩溃。她唯一可以对着叫苦的人是高茹冰，可是高茹冰不同情她——她自己准备婚事也忙得团团转了。

于穆成不止一次注意到一楼院子里那个忙碌的身影。他觉得这位看上去纤弱的邻居一个人来负责装修，倒真是能干——他就是怕麻烦，才买了人家装修好的二手房。选房源、签合同、办过户、换窗帘家具、找保洁全是交给秘书安排的。

有两次他开车出去，经过公交车站看到她等车，有心带她一程，又觉唐突——毕竟只讲过两句话罢了，照她心不在焉的样子，可能根本对他全无印象。他终于还是一下开了过去。



他自己也忙得够呛。姐夫留下的老臣子被他下狠手清理了几个，剩下的人终于老实了，可市场部和技术部脱节，生产部和供应部又脱节，新招的市场部经理管不住底下坐大的业务人员，生产部经理一直抱怨供应部门反应过慢，耽搁他的交货期，而供应部经理则反过来指责生产调度不合理……问题一个接着一个。眼看订单纷至沓来，不理好内部各个环节，抓住这个机会，哪里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求得发展？

他每天和员工一块儿打卡上下班，虽并不主张员工无故加班，但往往他是留在公司的最后一个。刘敬群取笑他，“你这老板做得，比我这打工的累多了。”他也只好苦笑。只有到了周末他才能好好休息一下。

这天晚上，于穆成带着市场部吴经理陪两个客户吃饭，喝多了点儿，索性跟他们一块儿去做了个足疗。他回国后很少涉足这些场所，去了以后才知道，这里居然号称国医馆，并没有让人想入非非的内容。再一想，吴经理怎么着也不敢让人来色诱才在公司发了雷霆之威，还没摸准脾气的老板，他不禁哑然失笑。

他对足疗神乎其神的效用没什么体会，做完之后酒倒是醒得差不多了。送了客户后他独自开车回家，已经快十二点了。刷卡进大门时，他发现旁边停了一辆厢式大卡车，一个女人声音平和地在和值班保安理论着什么。

“那你让我怎么办？车子进城晚了我也不想，我都等了这么长时间了，人家司机还要赶路。我只卸一架钢琴而已，不会吵到谁的。”

“可是我们有规定……”

“我知道你们的规定。我是良民好不好？所有合理的规定我都愿意遵守。不过现在情况就是这样。钢琴是人家顺路给我从老家带过来的，我已经麻烦人家了，如果不赶紧卸下来让他们走，他们的行程会被耽搁。要不你叫值班经理过来，我直接跟他说。”

于穆成借着灯光一看，这个清脆而不急不躁的声音正是一楼那个院子的女主人的。他探头出车窗对保安说：“如果只是一台钢琴卸完就走，好像不必拘泥吧。”

保安犹豫一下，点了头，“好，那请你们务必尽量保持安静，不要惊扰其他业主。惹来投诉我们也不好做了。”

谢楠松了口气。她小时在父母监督下开始学琴，说不上有多大爱好，可也被逼着过了业余十级。上了大学后她就只在回家时随手弹一下，父母照样为她保养钢琴、定期调音。听她说决定搬过来住，他们赶忙联系了一辆熟人开的跑长途的货车，帮她把琴运过来。

她为了等这辆车，一下班就跑了过来，已经在这边干坐了快四个小时，没电视也没书看，只能把一份报纸翻来翻去，连广告都看了好几遍。她对于穆成笑着点头致谢。

于穆成先把车开了进去，卡车随后跟了进来。

不管怎么尽量，卡车开动的声音在这个安静的时间还是有点儿扎耳的。于穆成锁好车回头一看，两个男人正往下搬着钢琴——还好不是那种巨大的三角钢琴，只是一架普通的珠江钢琴。谢楠努力地帮着接，他走过去搭把手，四个人把钢琴搬进屋子，也累得气喘吁吁了。

谢楠赶紧拿出一大袋事先买好的烟、矿泉水什么的递给两个司机，不停地道谢，把他俩送走了。

于穆成打量一下客厅，真够空荡荡的，只摆了一组红色的麂皮绒布艺沙发、一个茶几加一个最简单的电视柜——上面还是空的，什么也没有。和客厅相连的餐厅放一个小小的玻璃餐桌和四把椅子。不知怎的，这个四壁光秃秃、没有一点儿装饰的房间，在灯光下看上去透着点儿凄凉。

“今天谢谢你了，真不好意思。”

于穆成听出她话里送客的意思，笑了，抬下巴指一下沙发边的钢琴，“你的钢琴就放这儿呀？”

“地方多着呢，哪个房间都是空的。我慢慢挪呗，反正复合地板据说耐磨。”谢楠笑着说。

“我帮你吧，太沉。”于穆成也不知道自己是哪根筋动了。谢楠略微意外，但也并不扭捏推辞。两人一个推一个拉，把钢琴挪进了朝院子的一个房间——这房间同样空荡，只靠墙放了个样式简单的空书架。

钢琴归了位，两人全大汗淋漓了。谢楠喘着气对于穆成说：“真谢谢你了。我叫谢楠，改天请你吃饭。”

“于穆成。都是邻居，不必客气。”

谢楠送他出来。他走出还是一样杂草丛生的院子，顺手帮她关上矮矮的铁门。回头一看，谢楠立在门廊灯下对他微笑。她穿着白色半袖条纹衬衫、黑色窄裙、中跟鞋子，一身的办公室装束，想必是下班直接过来的。橘黄色的灯光下，她的头发扎成马尾，细碎头发被汗水粘在鬓角边，秀丽的脸上透着红晕，笑容满面，样子颇为俏皮。

于穆成也对她挥下手，虽然衣服全汗湿了贴在身上，但心情很是愉快。他想，嘿，还当真是助人为快乐之本了。然后他又笑自己，如果人家不是个单身美女，恐怕自己没有这种相助的热情。这个邻居，虽然算不上是大美女，但身材苗条，面容清秀，言谈大方，看着还是蛮舒服的。

高茹冰的婚期定在九月底，正好也是两人租约差不多到期的时候。她的父母从老

家赶过来送女儿出嫁，这几天她把房间让给二老，自己和谢楠挤一个屋。

高爸爸高妈妈一来就变着方子给两人做好吃的，吃得谢楠眉开眼笑，赶着叫叔叔阿姨。吃完饭，二老连碗筷都不让她俩收拾。谢楠感慨，除了休假时回家，已经好多年没受这般娇宠了。

“行了，汤也喝了，饭也吃了，跟我去尽义务吧。”高茹冰说的尽义务就是陪她去逛商场。

谢楠叫苦，一边拎包换鞋子一边说：“你怎么不叫你们家郭明陪呀，只心疼他不心疼我。”

“郭明情愿站在楼下抽烟也不肯陪我逛。”高茹冰瞟她一眼，“而且我这是给你福利呀，还跟我唧唧歪歪。马上换季了，你自己不用买衣服吗？”

“我的衣服够穿了。”

谢楠说的是实话。她就职的地方是外资啤酒公司华中分公司，对着装要求甚严，不过也就是周一到周四套装，周五能穿商务休闲装。夏天可以稍微宽松，不必成套，但一律得职业装——七分裤、九分裤、迷你裙、凉拖、露趾凉鞋、球鞋通通在禁止之列。每半个月人事部门会有电邮提醒着装，违者会受处罚。

好在本地不比上海总公司那边名牌成风，风气相对朴素，除了家境富裕、年轻爱炫的几位外，其他人都很默契地选择价位适中的品牌。

谢楠一向懒得在这方面费脑筋费钱，长期趁打折直奔专柜买一个香港牌子，觉得价位款式都能接受。

高茹冰不理她。两人出门打车到了商场，高茹冰一件件试衣，谢楠负责发表意见。冷不防高茹冰扔一件粉色衣服到她身上，她抖开一看，是件绣花镶珠片吊带及膝小礼服裙，摸上去手感柔滑。

“发什么呆呀？去试试。”

“我买这个干吗？哪有场合穿呀？”

“哎，你当我伴娘呢！到时候我穿婚纱，你是不是打算穿一身灰色职业套装，站我旁边冒充我们行长？”

谢楠只好乖乖拿上衣服去试衣间。她出来时，坐在沙发上的高茹冰吹了声口哨，“你照照镜子，就知道我的眼光有多好了。”

的确，柔和灯光照射下，镜中的谢楠看上去颇为娇美。她中等个子，本来就苗条而骨肉停匀，穿了吊带的款式，裸露的肩部线条停匀，锁骨纤细分明得很是诱人，粉色衬得她皮肤更显细腻白皙。

高茹冰凑上来坏笑，“你这女人，看不出来，胸部蛮有料呀。”